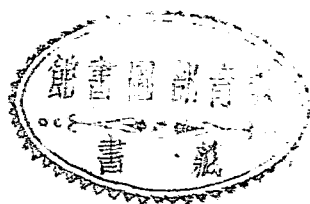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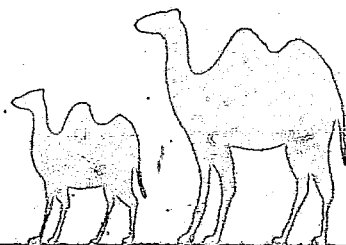


西北文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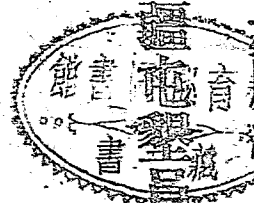
孟述祖著



謹以此冊獻給

立志為邊疆屯墾員之男

女青年



弁言

去年冬天，由於偶然的一個機會，到重慶去小住，朋友見了，逼着要我寫一些稿子，並且指定要寫有關邊疆風土的稿子。

日積月累，居然寫了不少，絡續在中央日報和掃蕩報兩個副刊登載出來。當然談不到什麼寫作技巧以及什麼寫作內容。然而寫作的出發點和寫作的目趣，是有崇高理想和深長意義的。

這裏一共蒐集了比較有系統的二十篇，排印單行本。我十二萬分地堅決相信，在總裁的號召「青年應立志爲邊疆屯墾員」的今日之下，這本小冊子的讀者一定是很多於。

三十二年十一月於蘭州

西北
花
家

謝
表

發

言

西北花絮目錄

三〇毛鴨	(一八)
二一路駝	(四)
三醉瓜	(七)
四百合	(一〇)
五梨	(一二)
六軟兒梨	(一四)
七漿水麵	(一七)
八三茶	(二一)
九『羊肉泡饅』	(二五)
十羊皮筏	(二八)

十一	窟洞	(三一)
十二	水庫	(三四)
十三	子	(三六)
十四	菜油燈	(三九)
十五	炕	(四七)
十六	鞦韆	(四六)
十七	山	(四九)
十八	橋	(五一)
十九	店	(五三)
二十	廟	(五六)

毛驢

假如你有意做一個旅行家的話，那末，你對於毛驢的認識，非弄清楚不可的。一般對於毛驢的印象不太好，嫌他身體小，樣子笨，走路慢。那裏想到這些正是它的特色。驢之所以以毛驢見稱者，是褒是貶全在各人的看法。在我想來，則以為「毛」字同「毛」字着情和愛的成份的。社會上喜歡用「毛」字來做小孩子的奶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古時讚美一往無前的少年英雄叫做「毛頭小伙子」。而「黃毛丫頭十八變」，更道出女青年前途是有不可限量的幻變進展的。毛驢的「毛」字，也應該當作好字眼來解釋。我十分誠實地這樣主張。

西北之有毛驢，也是西北有特別需要毛驢的緣故。毛驢能耕田，能織磨。這是各處相同，不必多說。毛驢能馱東西，能騎人，這可偉大了。

毛

驢

凡是對翻山越嶺有經驗的人，一定可以體會到羊腸小道和陡峭山坡的艱險情形。在這種地方，車子輪子一概失去了作用，而雄壯的驢馬也無能為力，艱險的交通任務，只有瘦小的毛驢來擔當。

婦人們出門，更非借重毛驢不可。毛驢身子矮，腳膝短，上下方便；毛驢性子和平，心地忠厚，決無一人立而啼之的嚇人舉動；毛驢舉步輕，落腳穩，沒有難以收輾的危險。我在西北旅行，路上常常碰到騎毛驢歸家的婦人。懷中裝着一個小寶寶，手裏也許緊緊扶着一個或兩個，坐在一道，態度非常從容自然，把韁繩掛在毛驢的頸上，注意力只用在照顧小孩子。他們的丈夫背起花布包袱跟在後面趕，一路蹄聲得得，從未聞翻身落地的亂子。我想，如果換一匹暴躁的高頭駿馬，這婦人還能這樣悠閒地滿不在乎嗎？我也曾對西北騎友談過這深奧的議論：西北如果沒有毛驢，西北的社會一定是另一種樣子。

毛驢的記憶力是非常強的。牠不但認路，而且也認識易宿的客店。在西北廣條交通孔道上，不乏使人驚異的毛驢。有一次我們駝行李的兩隻毛驢走得太快，坐騎老是

這趕不上，落後有三五里之遠。大家有些耽心。但：驢夫毫不在意，反而很高興地誇耀這兩頭毛驢的資歷。後來，果然在驢夫所說的一家客店裏會到。頂有趣的是店主竟見到這兩頭歇行李的毛驢，很熟悉也似的知道我們後隊八馬快到，在十分鐘之前，就把我們一行最需要的開水煮上了。

毛驢在西北一帶，的確是有特殊功用的。然而，說來却是可憐傷心，牠的遭遇太慘酷了。西北苦乾苦寒，豐草例水僅是牧場中有的東西，豈穀之類，的寶物又往往為驢馬奪去。毛驢不能輕易嚐到。但是，毛驢從沒有因為饑渴慘酷而發怨言；也沒有因為有特殊功用而表示誇。

毛驢，可算是獸中之無名英雄。

駱駝

我雖然沒有生長於阿剌伯，南美洲，中亞細亞。但，對於駱駝，並不生疏。其緣因是：小時候讀的教科書上有駱駝的一課；老祖母頂喜歡叫駱駝算卦。這些童年時代的事，永遠是會記在心頭的。

近年在西北走動，常看到成羣結隊的駱駝，因而對駱駝更有深刻的興趣和認識。這裏的駱駝，不但替人算卦，也不再孤獨地被人牽着走。它肩負了物資運輸的偉大使命，在一種有組織有規模之下集羣工作。它的負荷沉重而途程遙遠，一走就是三兩個月。天沒有亮就起身，最前的一隻照例掛着一個富有詩意的「駱鈴」，和一盞若隱若現的「白亮燈籠」，其餘一隻一隻緊接在後面，十來隻成一串，通常總有三五串結伴同行，這樣有互相照應的便利。

在西北，人們歇宿旅館叫做落店，而駱駝歇宿叫做下廠。所謂廠者，無非是一片有

土牆圍着的空地而已，並沒有什麼設備的。更有許多小村落，「店」和「廠」一樣沒有。人們住宿的篷帳和食糧，駱駝的背上；駱駝的食料全都儲藏在它自己的肚子裏，一兩天不飲食不算什麼一回事。駱駝的生活很凄苦，但它們也有一個休閒的機會的，那就是週身換毛的夏天。

駱駝舉止很穩重，走在路上也很守秩序，始終保持了「行軍縱隊」隊形，沒有一隻會搶先或落後的；停下來歇息的時候，也是如此，貨物卸作一排一排，駱駝躺成「連橫隊」，一列挨一列，整整齊齊，沒有絲毫紊亂的樣子。所以，駱駝羣在人們的腦海中，是一幅雄偉，整齊，靜肅的綜合的圖案。

駱駝走路，夜間走得少，白天走得少。因此，富有詩意的「駝鈴」聲音，只是在夜間能聽到。其實，也只有萬籟俱寂的夜半，風雪飄渺的深山大漠之中，所傳來的「駝鈴」聲音，才有詩意。在車馬喧闐的鬧市中通過的駱駝隊，「駝鈴」就湮沒而不彰，除了小孩子駐足欣賞之外，就是給詩人們聽到了也感不到什麼有趣。

我對於那些和駱駝一同生活的趕駱駝者，特別地表示敬佩！他們除了和駱駝一樣儼

西北花籃

民風之俗，還要比駱駝起得早，睡得遲呢。

醉瓜

西北有這樣的兩句俗諺：「早穿皮襖午穿紗，圍着火爐吃西瓜」。前一句是說明氣候善變，時刻不同；後一句除了說明氣候善變之外，還附帶形容西北人愛吃水果的勁兒。

西北人愛吃水果，是千真萬確的事，也許是爲了西北風砂多，空氣乾燥的關係？

瓜果之中，頂好吃的要算是醉瓜，頂出名的也就是醉瓜。醉瓜，有幾個特點：第一，個子不大不小，重在斤上斤下，剛巧適合一個人吃一只的「定量」，而攜帶也很方便。我常有這樣感覺，西瓜太大，金瓜太小，只有醉瓜那樣身段，最是稱心如意。

醉瓜另外一個特點，就是他的香味——甜蜜之中帶着一些酒的味兒的香味。室內只要擺上一只，就會有香氣盪漾。人們偶然在無意中嗅覺之後，心上有任何焦急，也會從容恬靜起來。假使剖開來吃上一只，香與甜透入心腸，更有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美感。醉瓜確是醉人心靈的尤物。

醉瓜還有幾個好處，是肉厚，入口就化。根本嚼不到一絲經絡。醉瓜的經絡非常之多，但完全長在瓜皮上，像蛛網般形狀，相當美觀。

醉瓜的產地集中於蘭州的近郊，也只有蘭州近郊的醉瓜，才是頂頂出色的上品；這當然和水土有關，但是人爲的力量也不可否認。蘭州之瓜兒菓兒所以特別多特別好者，却是蘭州人有特別的種瓜精神所致。種瓜的辛苦，真不是吃瓜人所能想像得到的。每天早晚澆兩次水，從遙遠的河邊担來担去，就够艱苦的了。三天一除草，五天一施肥，儘是佝僂着身子，連呼吸都不易的艱苦工作。然而，這些還只是肉體上的辛勞，更辛苦前還有心靈上的憂傷。每播一次風，每下一場雨，就會給種瓜者添上不知多少心事。誰不愛看鳥兒飛翔，誰不愛聽蟲兒歌唱，可是這些在種瓜者的意識裏，却變作了憎惡的心腸。一到瓜兒快要成熟的時候，種瓜者多半搬到瓜田中住宿，他的愛護瓜兒，正和愛護子女一樣。

根據蔣委員長在「中國之命運」中的啓示：我們欲訟醉瓜，愛好醉瓜，做一個到蘭州去吃醉瓜的旅行者是慚愧之至的，頂好去做一個種醉瓜的「屯墾員」，那才有深長

辟

瓜

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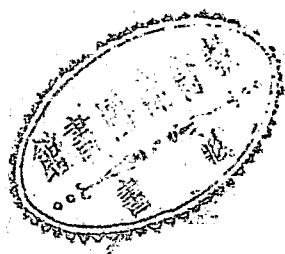
百



風砂彌天的西北，却是出產蔬菜的勝地。蘭州蔬菜之多，正和江南一樣豐盛，而且塞上的品種特別長得碩大肥美，更遠勝江南的纖巧輕盈。一顆包心菜大到小孩子搬不動；一顆菠菜大到可以炒幾碗。而生長於地下的莖鱗型類的東西，更大得出人意料之外；例如洋芋，山藥，百合等等，一斤一只並不算什麼一回事。如果來一次物產競賽，蘭州的水菓和蔬菜，應該是取第一。

我第一次和西北的百合見面，是在蘭州的一個朋友家裏。當一碗百合湯當作早點送到我的面前，首先使我感到奇異的就是百合瓣子既大且厚，既而一陣又一陣的清香撲鼻。吃完之後，更覺得這種百合，除了肥大和清香以外，還有細膩和甜潤的兩個特點。

百合用於當點心吃，這是江南的習慣，西北的百合却大部用於做菜。百合炒肉片在普通船家常便飯中就有，而甜製百合湯，更成了「請客必備」的一份甜食。



百

合

111

百合實價已有如此之美，而外形也十分賞心悅目。晶瑩白淨的瓣子，像開足了的王簪花一樣可愛。百合的底坐有一叢根鬚，頂尖有一抹紫絳顏色，都很耐人尋味。百合還有值得驕傲的，那就是名字怪吉祥，性質很滋補。所以，拿百合當着送人的禮品是挺有意思，而在一般舊式婚嫁大典中，更是少不了他的。新娘子的枕頭裏有藏紅蛋的風氣，同時也有藏百合的習俗。我曾見過新娘子用金銀綢紙體百合糊腰封，再放在用紅絨絨綫結成的網絡裏，贈給吃喜酒的賓客，而博得皆大喜歡。

百合，全國各處多有，假使以西北而論，隴東的平涼縣出品，還比蘭州市的好。至於野生的百合，據我所知道的是南京頂出名。但此刻可惜正遭受着敵寇蹂躪的糟蹋，饋贈親友的禮品一變而為被劫贓物了。

梨

西北的瓜兒菓兒，多得使我記憶不清他的名之來。瓜兒菓兒，是荒漠無垠的黃土上的唯一點綴，也是在風砂中過生活的同胞一大安慰。很有幾種瓜果，曾經古人吟詩作賦熱烈讚美；而在空運發達的今天，瓜果更廣泛地傳播到千里之外，引起了內地人士的驚奇和欣羨。

光是梨兒一門，這裏就有好幾種，而其中頂使人嚮往的便是冬菓梨。冬菓梨在春天開花的時候，就具備了強大的誘人魔力。雪白似的色彩，芝蘭似的氣息，誰不愛在他的底下徘徊，甚至流連忘返呢？直到花謝結實，菓兒成熟，千萬顆鵝黃色的梨兒，隱約於一碧無際的條條枝頭，惹得嚙嘴孩子垂涎三尺，蟲呀鳥呀更忙個不休。

冬菓梨上市，大約在秋盡冬來。但西北氣候和地質，特別適宜於儲藏。所以一年四季，隨時可以買到。

冬菓梨有一般水菓的助長消化的好處，又有解毒退熱的特效。每逢時症流行的季節，冬菓梨便像藥品一樣被人珍視，冬菓梨的身價，也就會湧騰起來。

在蘭州，有「熱冬菓」出賣，更使冬菓梨獲得無上名聲。一到十月，每天黃昏時分，蘭州市的街頭巷尾，就有無數的熱冬菓梨担子出現。「熱冬菓」、「熱冬菓」的叫賣聲調，和賣花者喊的一樣動聽。

熱冬菓價值非常便宜，一塊錢就可以換得不大不小的一只，還加贈一兩勺噴香鮮甜的汗水，確實是最好不過的宵夜食物。

熱冬菓的煮法相當簡單，滲合一些水和冰糖就行。不過唯一的條件是要用砂鍋煮，鐵鍋子煮出來的會有別味，如果自己單另做，那末，放在碗裏蒸，也是可以。

梨兒之所以冬菓見稱者，大蓋是這種梨兒多數消耗於冬季的緣故。把水菓煮熱了再吃，這是中國人對飲食最美妙的發掘。

軟兒梨

軟兒梨是蘭州的特產，也就是西北人民的恩物。他的盛名，並不在新疆的哈密瓜之下。他博得詩人們的歌頌，婦孺們的讚美，許許多的神祕奇話和故事，常常會替軟兒梨發生關係。每當春到人間的時分，梨樹就披上了白雪似的花朵，散放着迷人香色。直到夏末秋初，纍纍的果實，壓在那層層枝頭，菓園主人便忙着綑綑結繩，左支右撐，免得果實把枝頭壓斷。因此，一棵大的梨樹，在這個時期，遠遠望去，像一座蛛網式的無線電台一樣。

軟兒梨的好處，就在他質軟如棉。中年人吃起來固然別有快感，而尤其是適合沒有牙齒的老年人和孩子們。因為他入口就化，所以具備一般吃水果的衛生作用，同時却沒有損害腸胃的毛病，善盡他有利無弊的最大功德。軟兒梨在上市的時候，吃起來人們也許會有「不過如此」的感覺，但軟兒梨他有天賦的不可思議的偉大，軟兒梨之所以馳名

遐邇者，其道理尙不止此。

聰明的菓園主人，嘗收穫了一筐一筐纍纍菓實，少數在此刻出賣，大部份都被窖藏起來，直到冰天雪地的寒冷季節，再運向市場發售。軟兒梨在窖藏的過程之中，發生化學作用，反變成了老鴉似的黑色，肉已全部化作液漿。只要輕輕地揭破一些，湊上嘴唇，便可一吸而盡，一種清涼香甜的快感，自咽喉直達心肺，直是妙不可言，也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西北不產茶葉，而且水源稀少，官商們翻山越嶺，全靠水果止渴，所以路逢歇腳之處，便是軟兒梨陳列所在，而且價值公道，取用便當，比較吃茶，正不知要省便幾多。

軟兒梨在冬天，的確吃相難看。黑漆似的外皮包着冷意重重的冰屑，形狀實在令人難堪。可是你如果就此放棄，那你就上了大當。你不妨啞緊牙關，縐眉頭一試，就會心領神會，體會到他原來還是一位中吃不中看的菲州美人。

菲州許多果樹沒有樹皮，緣因是樹皮用人工輕輕括光，另外塗上沙泥混合粘土替代。據說，樹皮薄了果皮也連帶會薄，皮薄的果子肉可豐富，同時肉也格外好吃，軟兒梨

梨樹就在括皮塗泥之列。這些，都是很神祕的道理，也是一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。何人發明，始於那年，根據什麼，其故安在，至今尙無人能作科學的詳細的分析。在我看來，這或許是古人一種偶然的嘗試，因而碰巧成功。所以，孫德理的「行易知難」學說，在軟兒梨身上又得到一個有力的例證。

漿水麵

西北人民的生活，的確是十分刻苦的。譬如一飲一食，都非常簡單。西北雖然產麥，可是他們要用麥去換必需物品，人民大部份吃的是雜糧。用麥粉做的麵條被看作是請客的珍品，只有小康之家才每天用麵條做晚餐。但，這裏吃麵通常是不用菜，又燒麵、划水麵一類花樣是根本沒有的。

麵條在甘肅一帶，同樣叫做「飯」。外邊去的人爲了吃飯，常常鬧得笑話百出。在小店裏要飯吃，準會給你來上一碗麵，除非你在飯上加了「米」字，才會盛給你米飯。這裏吃的多半是漿水麵。

漿水是一種用菜蔬泡成的酸汁，略帶一些苦味。農村中，家家戶戶大缸地貯藏著。漿水在吃麵時有代替菜的力量，一碗麵上澆上相當漿水，其作料正和叉燒或划水一樣，不必另外再要什麼菜了。然而，漿水的功用，尙不止此。

漿水最大的功用，這是在「代涼解渴」，富有醫學衛生的道理。漿水力所以流傳不絕，漿水之所以值得稱讚，也就在斯。據某療養院化驗，漿水是天然的平和的瀉劑。適北氣候是乾燥的，而雜糧和麥也都是燥性，如果沒有漿水調濟的話，很可能的會發生便秘毛病。

記得初次上西北去旅行，剛巧是一個酷熱的夏季，每天翻山越嶺，口乾得寸不得，於是在一個小縣城裏買足了茶葉，逢站就大燒其茶。滿以為問題已告解決，誰料越飲越渴，茶竟無甚作用。偶而買些水果，也只收效頃刻，無補實際。可是，看到替我引路的那位老頭子以及幾個趕牲口者，他們不談喝茶，也不吃水果，不愧不忙，鎮日價伴着我東奔西跑，從沒有感覺到口渴問題。我一路疑惑，以為其中必有道理，終於一次在某君的宴會席上，揭穿了老頭子和趕牲口者的神祕。

某君很肯定的告訴我，如果我每天也和他們一樣吃漿水麵，就會和他們一樣不口乾的了。又說了一大串關於釀造漿水的法則。我知道了釀造水漿的手續和釀酒差不離，但也知道其味既酸且苦，於是寧可忍着口渴，不願嘗試。

之後路越走越遠，不單水果難買，而且茶葉也跟着用光。同時，飯店也由大漸小，由小竟至沒有。每天午齋吃乾糧，夜來在歇宿的小店中，主僕賓客吃的是一樣的，那就是漿水麵。事實上，窮鄉僻壤中有漿水麵已是了不得的了。我被迫於飢渴，更記起總通「孫文學說」中以飲食爲證的種種故事，毅然決然信任漿水，開始吃漿水麵。

最初，自然有些難受的，三五次之後也就習慣了。直到我回蘭州工作，還老是惦念着他的好處。每逢星期假日，常到省政府左近的一家本地小館子裏，去找漿水麵吃。漿水麵成爲我的旅行恩物，也是我終身的好朋友了。說也奇怪，到了此時漿水雖然酸，倒反覺得他酸得好；雖然苦，倒反覺得他苦得好。原來一種別味，也像似乎非常之香。

我從此愛好漿水，而且十分虔誠。在日常閒談中，經常替他做闡揚工作。特別是對於初到西北的同志，我總要鄭重其事地替他介紹一番的。

漿水，的確是值得人們歌頌的。古詩中「有酒有漿」，把酒和漿排在一起，等量齊觀，同樣看重。而「簞食壺漿」，漿水更成爲慰勞軍隊的高貴禮品。今天，西北出征將士，他們書寫家信，常有懷念到漿水好的句子。

將來一定會有關於漿水的小說，詩歌，劇本出現的。我這樣地意識着。

茶

許多人不敢茶，愛好喝白開水，其理由是經濟衛生。我很贊成，但也有些惶恐。如梁大家吃白開水，茶葉無銷路，豈不少了一筆貿易。

這一次我旅行西北，親眼看見茶的種種，才恍然我的惶恐是多餘的事。茶的地位，自有他堅強的基礎，萬無大家吃白開水之理。

茶在西北，被看作日用品必需品，正和西洋人重視煙草一樣。我的估計，茶，遲早要列入定量分配之列的。其實開門七件事：柴，米，油，鹽，醬，醋，茶，古人早就評定了茶是生活必需的東西了。「粗茶淡飯」，這是社會上標榜安貧美德的一句成語。但也證明了雖是過樸素生活的人，茶還是離不了的。在西北，茶的確被人重視着，但如果光是聽聽龐大的茶稅統計數字，或是看看路上無數駱駝馱着茶磚，還是引不起我十分興趣的，頂有趣還是在奇異的煮茶法則。

一次旅行中，到了一個站口，橋夫們圍在炕上休息。照例，炕上有一盆炭火。吸旱烟的自然利用抽烟，而飲茶的也就利用煮茶。煮茶用的器具，真使我這個陌生客人驚異不置：一節竹管型的小砂罐，活像鳥籠裏餵鳥用的食罐一樣粗，一樣高。所以，三兩罐水不夠一口喝，好得罐子小，炭火猛，擺上去就沸騰。否則，半天煮不好，對一般渴不及待的過路人，豈不是大開玩笑？

夜間和旅店主人攀談，就用茶做題材。主人是一位常識豐富的老者，而且風趣得很，他看到我這樣少見多怪急於求知的情形，暗暗好笑。他說：我們來實地演習，可以深刻的體會出道理。他邀我上炕，把炭火加得很旺，一面講，一面演將起來。

只見他順手抓了一撮茶葉，放在掌心，三揉兩搓，茶葉磨得粉碎，於是很細緻地納入小沙罐裏，接連把水斟上。水且盛在一只壺裏面的，因為壺大罐小，不夠相稱，直接倒下去是勢必泛濫橫溢的，因此，又要經過小勺子擺渡的手續。

在炭盆中，覷定一個適當位置，把小沙罐往火邊一挨。不多時，茶有熱的樣子，熱氣沸揚，茶葉在泡沫中沿着罐口上下翻騰，煞是好看；無數的泡沫在罐中組成和破裂，

發出一種有韻律的聲調，非常動聽。既而泡沫向上直湧，奪口欲出，我知道茶已超過沸點，急忙伸手去搶，但又怕熾炭炙手，縮了回來，就在這個當兒，主人却不慌不忙，只一拿，已經端在手上。一種輕巧熟練的優美手勢，真非禿筆所能形容，這樣三兩次，一盆濃茶很快的就告成功。

主人看我還能熱心領教，所以又告訴我一些水的常識，以及沙罐及其小的道理。

他說西北的水，不像江南那樣來得容易。許多在高原上生活的人，吃水全憑天降。地上挖了水窖，待到雨季引水入窖，好生積聚起來，這樣就要吃用一年。水經過囤積，自然不夠新鮮，常有種種別味。因此，不得不仰仗茶葉來解救。還有碱性重的井渠，水味惡苦，碰到這樣的水，茶葉簡直非要不可，那裏能夠強調喝白開水呢？

煮茶用沙罐，當然是在避免金屬氣味，保持茶的本質，其道理無甚深奧。而沙罐之所以如此之小者，意義在涵養細膩性情，消弭粗暴造次。可說是一種自然的無形的從容中道，寓訓練於日常生活之中的訓練，寓訓練於瑣屑動作之中的訓練。另一方面，也許是西北茶葉珍貴，沙罐做得像玩具一樣之小，可以防制暴客牛飲。

西北對煮茶特別考究，至少，煮茶與飲茶同樣看重。煮茶用小沙罐，的確是一樁富有藝術和興趣的事，甚至也可以當作一件娛樂的事。

最近蘭州市商會和西甯縣商會有「以茶易油」的協定。而古來女子和某家訂婚叫做吃了某一家的茶。茶除了有經濟價值之外又與禮俗攸關。

我聽了這一席話，覺得天高地厚，特別是中華民國這樣博大，我雖然有三十餘歲的年紀，但在見聞方面來檢討，却渺小可憐得很哩。

「羊肉泡饅」

在西北，佔着經濟重要地位的就是羊。羊毛可以換外匯，羊皮可以製革裘，剩下來
的羊肉，又是營養最豐富的食品。

一提到羊肉，就會惹起多種情趣來。江南人吃羊肉只在寒冬臘月，烹調花樣也很簡單；西北就不然。羊肉一年吃到頭，吃的法則竟多至幾十種，而且很有些地方，直把羊肉當飯吃。今天生活在「邊證購肉」圈子裏的人們，何不領些到羊肉當飯吃的地方去呢？

西北有專賣羊肉的館子：可算也是中產以上的民衆食堂。一大碗原湯，裏面有些湯餛，幾塊羊肉，吃了就够一飽。要是還感興趣，隨便加添幾兩饅，那末，無疑是最豐盛的一餐。西北人有這樣的一個嗜好，那就是歡喜把「鍋塊」「饅頭」之類，泡在各式各樣的湯裏吃，而羊肉湯裏，所泡的東西味道格外好。因此「羊肉泡饅」也就成爲西北食

書中的一個專門名詞了。

蘭州城關一帶的「羊肉泡饅」，就很出名的。有幾家，生意特別興隆，店堂內的擁擠情形，會使不知底細者驚訝不止。這些館子的主人，全是信奉回教的同胞。回教同胞對於調製羊肉，是有特殊的技術和傳統的作風的。然而，除有特別的技術和傳統的作風之外，還有清潔和誠實兩個長處。

回教同胞本來愛清潔，但表現在「羊肉泡饅」館子之中者格外認真。從屠宰以至下鍋，從分割以至盛碗，大而店堂陳設，小到一雙筷子，沒有一件，沒有一樣，不是十分乾乾淨淨的。回教秉性誠實，決不肯因為生意好而減輕份量，多分幾碗多賺幾個的。甚至每天賣幾隻羊也有「定量」，決不會多多益善粗製濫造的。這就是回教同胞開館子，必定成功的因素，也是回教同胞特有的美德。

抗戰之後，敵寇的飛機到處飢炸，許多「羊肉泡饅」館子，遭遇到慘痛的損失。但是，在炸彈所造成的廢墟大坑之上，重新建立起來的「羊肉泡饅」館子，却一個個都比原先的加倍富麗堂皇。「羊肉泡饅」館子，愈炸愈大同時也愈炸愈多，這個道理，淺薄

的敵寇想煞也想不出來的

——我們的「羊肉泡饃」店堂，不是炸彈所能燬滅的。這倒不是店堂有無窮利源，只因為這個行業是好幾代祖宗傳統下來的行業，決不能在我們身上中斷，做不肖的子弟——

這是一個賣「羊肉泡饃」者，帶着回教同胞固有的倔強而嚴肅的口吻，對顧客說的一席話，當我們去年擠在蘭州一家「羊肉泡饃」館子裏的時候。

羊皮筏

羊皮筏是黃河上游的水上交通工具，構造非常簡單。從羊子身上剝下皮來：頭頸，屁股，四隻腳，所有能出氣的地方全繫緊。把氣打進去，打得飽鼓鼓的，遠遠看去仍舊像一隻羊。這裏面裝足了空氣，落水自然不會沉。另外用木杆搭成田字型框子，把鼓滿了氣的羊皮，分別繫排，一只挨一只綁上去。通常一隻羊皮筏，有十來只就成。

用羊皮筏代步相當有樂趣。因為設備簡單，筏子上沒有藤子，也沒有木板，人們只能在木框的十字交叉點坐下，腳平放于另一個交叉點或羊皮之上。筏子四週一片汪洋，浪花時刻襲來，而筏子底下的隙縫裏，也不斷的有水點像襲。所以坐筏子的第一件有趣感覺，便是「水哉！水哉！」

用於短程的皮筏不挺大，五六個人擠在一起，只好團圓而坐。不論男女老少，識與不識，到了此刻，自然面然地就會攀談。最真實的「促膝談心」場面，只有在羊皮筏上

可求。

水上旅行原是一件快事，可是悶在船艙裏不見天日，誰也要煩躁發慌。羊皮筏子根本沒有艙艙，眺望兩岸風景，毫無阻礙。遠遠的平線，也一目了然。身邊的水光水色，更比坐任何船隻看得真切。

羊皮筏子的原動力，不是槳或風帆，也無須繩纜或篙撐，只是跟着流水流，水流得多快筏子就多快。駕駛員僅用一支槳把舵，除了靠岸時划兩下之外，駕駛員與乘客一樣悠閒。遇到急流之處，筏子在嘩嘩嘩的水聲中衝過去，坐在上面的人們，個個會感覺到「急轉直下」「一瀉千里」的愉快。

水永遠只向下面流，因此羊皮筏子只有下水的而沒有上水，所謂一去不復回。如果是回來的話，也不是河上的事，而是被人挑在肩膀上了。在蘭州附近，可以看到無數的筏子，浮在河上向東流，也可以看到無數的筏子，挑在肩頭向西跑，這種天然的「西上」「東下」的單程交通，最能象徵新生活運動的「靠左走」。

大的羊皮筏子，是許多小的拼合而成的。需要多大就拼合多大，非常如意。蘭州水

菸出口，就得力於這種筏子。大筏子中偶而也用牛皮代替羊皮，這樣載重力就越發強大。幾百幾千箱貨物抬上去穩如泰山，也略有坐臥食宿的各種設備。到了目的地把木槌，簾篷，鍋灶，床板一起賣光，只有羊皮是寶貝，放了氣摺疊捆好，雇牲口馱回，下次再用。

爲了防腐，羊皮表面都經過塗油的手續。所以新的羊皮筏子，掩映在日光底下，老是光彩四射，非常悅目。

戰時後方交通正在不斷的開闢和改進，而羊皮筏頗能引起交通界的研究興趣。不久之前有羊皮筏裝着汽油從廣元到重慶，羊皮筏已從黃河擴大到嘉陵江，羊皮筏在抗戰建國大時代中，將有偉大的貢獻。

窖洞

西北有許多神祕的村落，在羣山起伏中的比較平坦的山坡之間隱藏着。這村落一樣有菓樹，圍牆也一樣可以聽到鷄鳴狗吠。但看不見一所房屋，代替房屋的就是那一個個的窖洞。

人們對於窖洞的一般印象，當然是不會太好的。可是你飽住上半年載，你就會知道它的特殊價值，恍然大悟，反而要戀戀不捨的了。

每當春去夏來的日子。天上沒有一絲雲，地上沒有一陣風，毒辣的太陽到處肆虐，逼得人們無處藏身，但窖洞却是一個天造地設的清涼世界。假如捉個空兒到裏面休息一回，或能午睡片刻，那末，一身的疲勞頓時會宣告消失，而心田裏更會有說不出的舒暢。

到了寒冷的冬季，西北的風呀雪呀是怪厲害的。這個時候，炭火沒有多大作用，重

婆也不覺和暖，滿眼都是層層疊疊的崖面，只有鑿洞像鑽上了天然熱水汀似的，清涼世界又變成最溫柔、和暖的可愛所在了。

鑿洞的構造很簡單，通常是依着山坡的形狀，橫穿過去的，和重慶今天打的防空洞一樣。但也有從地面向下開了三五丈，去，再向四面橫穿修造的。這類特意造的鑿洞，接上「地下室」的新名詞是最恰當不過的。他的建築工程，清潔，並不亞於都市中的高堂大廈。

人在陝西甘肅交界地方，堅韌深厚的黃土層高原，非常耐坐於重疊下地，而鑿洞裏面，修築。方方正正城堡式的圍牆，零零星星地矗立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。每一個圍牆裏面，終有好幾個「地下室」型的鑿洞。這裏天地雖然有限得很，但一樣種花種菜，一樣栽盆景。洞內鋪陳相當富麗，而洞的門首也修飾得十分華貴，一樣用磚瓦砌水簷，用玻璃作窗子：一樣有白鐵火爐管，一樣五彩綢門簾。

鑿洞也好，地下室也好，西北人果真歡喜過原始的「穴居而處」的生活嗎？炎夏酷暑，果真只有鑽鑿洞的一法嗎？鑿洞果真應該讓他陳陳相因下去嗎？這並不是一個難於解

的謎。

只要西北能長治久安，只要人們能豐衣足食，那末，敷衍一時的鑿洞，自然而然地會改造爲瓦屋。地下室也自然而然的會從地下搬到地面上來，連防止盜賊用的城堡圍牆也可以拆個精光，翻造幾所國民小學。

米
車

水車

戰爭逼得國家走上了自力更生的大道。我們有許多舊東西被重視起來。西北的水車就是其中之一。

江南的手搖水車，踏腳水車，牛挽水車風力水車，機器水車我全都看過，以為中國厚水灌田所用的水車已盡於此。現在才知道江南僅是中國的一角，從前所看見的只是局部，而且太渺小，西北的水車那才說得上莊重和偉大。

這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的，水車的轉動毋需乎人力或獸力，也不靠風帆，就利用水的本身做動力。他的樣子像一隻巨大的圓輪，用木架架起，堅立在水面，輪盤的邊緣與河水保持着適當的接觸，輪盤的邊緣裝着無數的長方形水筒。當水筒經過水面，筒口正好迎上水勢，水就很自然地灌注進去。當水筒慢慢轉到頂上，將要轉向下方的刹那，水筒部位就變做口朝地底朝天的部位，水又很自然地全部傾吐出來，傾吐在長長的水槽裏。

順河爲沿河水勢有緩急，兩岸河岸有深淺，所以水車絕不是到處可裝置，需要選擇一個比較平穩的河灘，有時還要加工建築小隄來保持那水平的正常。因此，裝置水車有極大的限制和化費。

蘭州城裏市民，吃水全靠黃河，這種水車就被充份地利用起來。而水槽穿過城牆，水車與碼頭並肩，水車的巨大也就異乎尋常。人們走近這種水車，看到水在半空中飛舞，「太美哉」的感覺就會油然而生。再看到碩大無朋的輪盤，却被河水毫不費力地帶動，又很容易會引起「力」的意識來。轉呀！轉呀！轉了一轉又一轉，水車永遠不停的這樣轉着。在一片清越激烈的水花四濺聲浪中，水車和水似乎同時在那裏說：學習我的「不吝晝夜」勤奮精神吧！

今天河山是暫時殘缺了，黃河的下游正蒙上了鐵翅的黑影。讓污穢的泥沙隨着黃河流向那邊去吧，有用的清水自會被無數的水車拯救起來，緊留在西北的。何況還有無盡的「活力」正在以奮鬥的姿態，溯河而上呢。

刨子

雖也曾看到木匠做工，誰也曾看到刨子推出來的木花。木花，除了作燃料之外，再

也沒有什麼用途了。

刨子

「提起整整的木料創作一片一片的刨子，自然有他特殊用途的。就因為他有用處，所以不能像刨木花那樣隨便亂刨，並且也不是每個木匠能夠刨，刨子是一種專門的技術。

刨子的原料限於白楊等類的軟性木材，截成尺把長一段，剖成三寸來一塊。事前備好清水裏浸一個透，趁着半乾半濕的剝動手。一口氣刨子從頂端筆直刨到底。所以，刨出來的刨子就是一頁尺把長三寸寬的木片。刨子的厚薄，就看刨子上的刀片，是會「刨」的深淺，入木三分，刨子就厚二分，入木一分，刨子就厚一分。不過我所看見的是三分

左右的居多數。

刨子的工作是值得一看的。

這和其他木匠一樣，用騎馬式的姿勢騎在一條粗凳上。不過刨子大了好幾倍，刨的方法不是朝外推，而是向裏拉。當刨子的刀口咬住了木頭的一端，兩手就使劲往裏刨，同時，身子也向後仰。這樣，可以減輕手的疲勞。

當刨子快刨到底，一片刨子快落地的時候，就會有一只小手來接去。這只手是坐在邊頭一個小學徒，他很耐心地把刨子接去，一片又一片疊在手上，疊得整齊齊齊，把它還了原似的，遠遠望過去仍舊是一段木頭。每一段刨完，疊的工作也就告一次結束。小學徒立起來小心地把它放在一邊，順手又取一段給師傅再做。

刨子之所以要疊得整齊齊齊，完全是爲了計算便利，好像疊鈔票一樣道理。但，我曾聽也這樣設想，如果只管刨，沒有小學徒在傍邊隨手疊。那末，刨子四散亂飛，刨子焉大有被淹沒在刨子之中的可能。

刨子之爲用甚廣，造房子用做天花板；用以代竹片。它又燃點火的火種：大雨至生

炭爐，小而至抽水烟，都可相機運用；沒有月亮的晚上，它又被當作了電筒。

市集上一批貨物成交，買賣兩方各執銅子一片，一面秤，一面打碼子。蘭州有很多的雜貨鋪子，把銅子記流水賬，過了一個時期，賬已收回，銅子便仍當火種用。

如果碰到火炬遊行，那又是銅子大顯神通的機會。它容易引，火頭大，加添自由，沒有油污，而且價值公道，所以人人樂於用它。

菜油燈

自從來到西北，晚間一直是伴着一盞孤獨的油燈。油燈對於我很不習慣：第一，一張小桌子的面積本來已小，油燈再要佔去一席，這于我性好亂堆書報極大不便。第二，油燈發光不夠平均，時強時弱，常有加油挑蕊的麻煩。最使我討厭的還是油污問題，在油燈下作文作事，時刻要提防油燈翻身，絕不容許你興高彩烈。古人的『拍案叫絕』，我絕一定是白天的動作。否則，在油燈壓下也想來這麼一套，勢必淋漓滿桌，自討苦吃。

每當薄暮時分，我就悲從中來。想起戰前一盞三十六支光的奶色電燈，它掛在小房間的半空，一室通明。看書自然一目了然，要是寫字更有映出來的筆和手的影子，跟着筆尖轉動，使人發生美妙快感。半夜裏跳蚤臭虫惡作劇，扭開開關，立刻予以搜捕或痛剿，就地解決，不必等待天明。這種好景，不想則已，越想越覺沉痛。

然而，西北是我們民族復興的根據地，我不肯輕易逃避西北，五年來不慣的事太多了。——吃麵條，睡土炕。然而，——給我克服過來了。油燈也早就成為我的俘虜。我對於油燈，是用我一貫作風——只在好的上面來着想的法則來戰勝的。

到這裏沒有幾個月吧？我便遺忘了那盞三十六支光的電燈，愛好油燈起來。

那時，工作很稀，傍晚，就捧出油燈從頭至根摩擦一遍，亮晶晶的。擺在書桌的左前方，取好適當角度。書報擠在右前方，並不覺得桌子怎末小。看了幾頁，挑蕊一次，挑了幾次，加油一次，一晚頂多加上二次，也就夠了。可是，的耐心，細心，就在這裏養成。造次冒昧，逐漸與我無緣。

有時，燈花怒放，便擱筆玩賞，心裏十分高興，以為有天大喜事將到，明日郵局一定有甜蜜情書，或者報紙的第一版，載着有驚人的消息。再不然，同鄉同學請喫飯是逃不了的。

在作文的時候，碰到文思苦澀，心中便要着急。可是無意中飄來一陣油的氣息，沁香輕快，激動靈感，文思有如旣倒狂瀾，遑寫也來不及寫。真比抽吸紙煙功大十倍，而

且不發一文。

然而，油燈之功，尙不止此，還有他絕大妙處，那就是光的變化多端，不像電燈老是那樣呆板。記得有一個秋夜，蕙來看我，談天說地，油燈十分湊趣，不久就忽明忽暗起來，我知道燈油快乾，連忙要去加油。蕙竭力反對，他說，我正在體會着我們很像置身於電影院一樣的樂趣，你怎麼還頂了……此情此景，今天想想還有餘興。

從此以後，我儘量一個幽雅恬靜夜的環境，非仰仗油燈不可。汽燈，電燈只覺其粗暴，單調而已。

炕

「城小園大」「門小窗大」「房小炕大」。這是蘭州的諺語，也是有趣的問題，尤其是「房小炕大」的一圖。

炕在西北一帶，的確是「特大號」。通常一只炕，替房間比例起來，終要佔到房間的五分之二。所以，房間之內，幾乎全是炕的天下。

西北氣候比較冷，而且冷的時間又比較長。炕，自然而然地就成為西北人民的恩物。無論怎樣的冷天，只要坐到炕上，擁着一條被頭，就和暖生春。而手裏一樣可以做。因此，炕在西北，其功用並不限於睡眠，擺上一只矮腳桌子，就可以開飯。加上茶煙盤子，就可以會客。架起小木機，就可以紡紗。西北人民一生的光陰，大半消磨於炕上。這種情形。在農村中，尤其是農村中的婦女們，特別普遍深刻。有些人家，簡直是「人不離炕」的。

西北的炕相等於東南的床，帶着一些神祕性，料想起來，陌生客人是不許侵犯的。然而，事實上恰恰相反。當你走到朋友家裏，非請你上炕不可。一方面生性貴客受寒，另一方面也是表示親暱的意思，這可說是西北民間的一種淳厚風俗。

二家人家決不至於只有一只炕，正和一家人家決不至於只有一間房間的道理一樣。因此，當一個陌生客人臨門，婦女們可以轉移到另外的一只炕上去。中華民族遠落在半封建時代，男女之間還是十分拘謹的。過去常常有人描寫西北男女之間很隨便，甚至說祖宗三代一起睡在一只炕上，客人歇宿也擠在一道，這是一知半解的臆測，決非真相。窮鄉僻壤中人多炕小，七八個人擠在一只炕上，這是可以承認的事實，但也只偶然，萬萬不能代表全體是如此的。

中上之家，就有特別的會客人而設置的客房，也就有陳設特別講究的炕。一條羊毛織錦的獨幅褥子，厚厚的平正地鋪在炕的上面，顯得非常華貴。這種羊毛褥子，目前是很值鉅萬的東西了。紅漆描金衣櫃，檀木炕几，分列在炕的兩邊。几上燃着一柱香，几下堆着三五對繡花枕頭，相當的幽雅整潔，真可以使賓客如歸。

炕。分土炕和木炕兩種。土炕是泥泥的，任何燃料都可以應用。木炕是用磚頭和土塊做基礎，上面架木板。燃料只限於煤和炭。在衛生清潔上說，自然木炕好。在經濟實用上論，土炕自有他的長處。西北人對於炕的建造和陳設，的確是盡其所能盡力從事。所以，假如要觀察某一家財富程度的話，只要在某一家庭炕的身上去估計。

炕是西北人的恩物，但，同時也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流弊，害壞西北人。無數的有為青年，爲着迷戀炕的舒適，因而喪失了應有的遠遊壯志。無數的生產勞動，爲着習慣於炕的溫情，因而汨沒了固有的勤奮性格。最可痛惜還是有些人家，在炎熱的夏天，仍舊把炕火生得旺旺的，紅潤的皮膚烤灼得變了可怕的顏色。整個的西北人民的健康受着最惡劣影響。一般人公認，西北死亡率增加生殖率低落，形成人口稀少的現象，喜歡睡熱炕是不可否認的一大緣因。

近年內地到西北去的人很多，睡的都是棕繩床，本地人也有不愛睡熱炕的。嚴冷的寒冬一樣挨過去，這却證明了不睡熱炕，絕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只要衣被足夠，熱炕是可以取消的。

話說民國初年，有一位西班牙傳教士，他把熱炕與雅片及纏足相提並論，認為熱炕
纏足，與雅片及纏足一樣無二。目前雅片已經肅清，纏足也在明令嚴禁之中，炕，快
些改良改良罷！

鞦韆

六年了，不見故鄉的鞦韆已經六年了！

在故鄉，打鞦韆是鄉人的最大的娛樂，和元宵節玩龍燈一樣，能在淳樸單調的農民生活畫幅上添加許多美麗的顏色。

從清明節前一月開始：人家陸續在院中空處繫起鞦韆，閒暇時候就有人在打了。但一過清明，鞦韆就立刻折毀，據說，過了清明打鞦韆是要死娘舅的。

打鞦韆最熱鬧的日子是寒食，和清明，而寒食尤其熱鬧。在寒食一天，幽居深閨的少女們都到鄰家打鞦韆，這些少女平時都是足不出戶的，到那天卻可以裝扮得像朵花一樣，成羣結隊的把全村所有有鞦韆的人家走遍，還可以混雜在年青伙子羣中，讓年青伙子看個夠，也把年青伙子看個夠。

打鞦韆，那實在是個動人的場面。鞦韆四周圍圍着人，有少女，少婦，年青人，

小孩子，老太太。打鞦韆原是以少女爲中心的，其他不過是湊數罷了。男人們都打「站鞦韆」，女人們則多打「坐鞦韆」，不過其中也不乏大胆的少女，她們不但打「鞦韆」，而那種迅速靈活之處，即年青伙子也難匹敵。最好看的還是兩個少女合打的「對鞦韆」，兩個人在鞦韆滾上面對面站着，四隻穿着繡花鞋子的腳並排在一起，經年青伙子稍一推送，兩個少女便用力蹬起來，漸升漸高，烏黑的繫着紅線繩的大辮子像一條鞭似的拖，在背後，鮮豔的紅綠衣服迎風飄着，升得最高的時候和鞦韆頂樑齊平，這時，年青伙子都鼓掌叫好，孩子們樂得亂跳，老太婆們卻嚇得臉色蒼白而連連加以阻止了。

聽老人們說，往年還有轉鞦韆，有五個鞦韆板，一次可以上五個人，轉起來占一畝大的面積。那個場面想來是更動人的，只是我生得太晚，並未曾見過。

鞦韆永遠是和一些發散着香氣的故事連繫着的，如：「牆裏鞦韆牆外道，牆外有人，牆裏佳人笑，笑漸不聞聲漸杳，多情卻被無情惱」。在故鄉的少年時代，我也是曾被這樣惱過的！

鞦韆給我的印象太深了，想起鞦韆，我必定想起故鄉少女們的美麗的臉。

然而再一想起「馬踏胭脂」的慘狀，我的心裏立刻便吹進一股冷森的秋風，渾身抖顫起來！

在萬里外的異鄉，在烽火連天的時候，我担心故鄉少女們的安全！

山

西北的處和別處的不一樣，最大差異就是山上找不到石頭。一眼望去全是黃土，石頭却完全隱藏於黃土之下，而山上的花草樹木也很少。

鑒賞西北的山景，只宜採取陶淵明「悠然見南山」的遠看法。其實，任何山水，要遠在天邊的然後才和圖畫一樣富有意思。隱隱約約之中的層層疊疊才顯得出曲線之美。也只有雲海中半吞半吐的山景才覺神祕多姿。

西北山的特點，就在渾樸含蓄，表面上看去荒涼枯燥，骨子裏却孕育着石油，焦煤等等要物。山景幾乎千篇一律地平淡無奇，但，却富有整齊劃一的美觀。西北山的妙處，妙在山之多，多到會使你沒有一些此身在山的感覺。因此，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的情趣，在這裏可以得到真切的體會。

在山上走路。居高臨下，多少會帶着些英雄氣概，而左顧右盼，又會發生「此山不

如那山高」的遐想。走到山坡，不由你不勤奮努力；轉向下坡，又很容易引起你的戒懼恐懼。走路原是「人生最好的比喻」，但走平平直直的柏油馬路實在太平凡，只有走蜿蜒曲折的山路，才足以譬喻人生。

在山上居住，澄藍的天空似乎舉手可撈；在山上居住，眼界自然遠大，胸襟也就舒泰；而心境恬靜安定，少有半夜敲門或拍發電報一類急事。孔夫子對山也發出過議論：「仁者樂山……仁者壽」。這就是說凡是和山接近的人，生命比較要活得長一些。海山玉屏住的好處真是「一言難盡」。所以，人們都羨慕「山人的生活」，而詩人和畫師，也歡喜用「山居」做題材。

然而在今天，我們的大好河山却遭受到破碎的悲痛，「還我河山」該是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蘇若的職責了。



靜觀而動，而水動，而石動。

靜觀而動，而水動，而石動。

11。

在靜中觀動，假使不要趕路的話，那末，頂好安步當車。

當你走近一條河邊，看見三五丈闊的河床不必害怕。它是柔軟清潔的沙灘，走上去非常舒適，河心的水只有小小的一泓，大可一躍而過。或者搬幾塊石頭作墊子，踏着石頭走過去。

在每一個渡口，這種墊腳的石頭擺得非常勻密，也很平穩，婦人小孩一樣能行走。

在靜中觀動，假使不要趕路的話，那末，頂好安步當車。當你走近一條河邊，看見三五丈闊的河床不必害怕。它是柔軟清潔的沙灘，走上去非常舒適，河心的水只有小小的一泓，大可一躍而過。或者搬幾塊石頭作墊子，踏着石頭走過去。在每一個渡口，這種墊腳的石頭擺得非常勻密，也很平穩，婦人小孩一樣能行走。

在靜中觀動，假使不要趕路的話，那末，頂好安步當車。當你走近一條河邊，看見三五丈闊的河床不必害怕。它是柔軟清潔的沙灘，走上去非常舒適，河心的水只有小小的一泓，大可一躍而過。或者搬幾塊石頭作墊子，踏着石頭走過去。在每一個渡口，這種墊腳的石頭擺得非常勻密，也很平穩，婦人小孩一樣能行走。

靜

是的，這裏有的是橋，而且有很多的橋，不過，他是有時間性的。一年之中，只有「冬至」以後，「清明」以前的一個時期才有。因為只有這個時期，水勢比較平靜，可以搭橋。其餘季節水勢就捉摸不定，泛濫激盪，橋也站立不住。

每到冬天，不必發起募捐，也無需挨戶徵工，村民習慣地自動會集合起來，把他們附近所有渡口的橋，一一造好。橋是用木頭架成的，小的還不費力，大的可不容易。化費了兩三千人工搭成一架的大木橋隨處都有。

這成千成萬的大小小木橋，佈滿在人烟稀少的無盡廣漠之上。會使行旅發生許多感想，特別是外省剛去的人士。

熱心「修橋」和「補路」。原是我國固有的服務美德。然而，西北人在人力物力都感艱難環境之下，經常來支持這種每年一度的造橋拆橋繁鉅工作，真是難能可貴太可愛了。

我常常懷念蘭州的黃河大鐵橋，但更懷念西北的無數小木橋。在那裏，鐵橋代表了物質的偉大，而木橋，則顯示出精神的崇高。

店

在旅途中，我愛住大旅館，大飯店，招待所之類的地方。因為他陳設富麗，享受舒服。但，我也愛住古老式的小店。西北一帶，沿大車驛道招留牲口和客人過夜的所在，牠的名字，就只有一個「店」字。

大旅館之類，一個茶房要招呼幾個房間，自然難於週到。而且，茶房的腦子裏只是錢鈔，除了在論「小賬」的一刹那他會對你微露笑容之外，其餘所得的全是冷酷。

住店的情形就大不相同。當你從牲口或「滑竿」跨了下來，看見屋檐下盪漾着「聞香下馬」，「知味停」的青布旗幟，或者掛着一串掛麵似的白紙條子，這就是你今晚連吃帶宿的好所在——店。店堂裏少不得有抱着孩子的婦人出來招呼你，用一付「竭誠歡迎」的心腸，來迎接你和你的伙伴。

照例幫助你搗坑，鋪被，點火，斟茶，打洗臉水。忙碌一陣，然後再問你吃米飯或

麵條，要放辣椒或不要，當燒好端到桌上或炕上，你一面自己吃，一面可以逗引三兩個小孩子來玩。飯和菜反正是吃不完的，不妨請請小孩子們做客。要是你帶有遠處名貴的「鹽上菜」，給他們一些嚐嘗，他們更會高興得和你像熟朋友一樣的說長道短，而你一天的旅途勞頓，也就在小孩子的笑聲中消失。

天逐漸黑下來，店主東才慢慢地從田塍中帶同黃牛回來，黃牛獨自會跑到後邊牛圈裏去休息。店主東就在你房門口或炕邊小凳上坐下。一面吃飯，一面和你攀談。從星月光彩預測明天天候；從一路平安扯到政治進步。你也可以問問他風俗人情以及徵兵徵實種種情形，他老是帶着笑臉申說，也帶着笑臉答覆，始終不會有不耐煩的神情。

有時婦女們也圍起來參加座談，問你前方戰鬥情況，問你洋布市價，甚至問你身世。你儘可輕鬆地夾雜兩句笑話說說，毋庸顧慮到抗體。大家如同一家人一樣，滿戶之內所給你的印象是：趣味，天真，溫暖。所以，「賓至如歸」的口號，只有在這種古老式的小店身上才找到，恰當的解釋。

第二天清早，不，天還沒有亮，他們又替你燒茶，煮飯，打洗臉水，捆行李忙碌起

來。待你吃完飯，招呼你走出大門，少不得還要說好幾句吉利話。而你去路之上，自然銅鑼會敲響到這種精神上得不的安慰，也就夠你拋却電燈，銅床，紅木傢俱等物買享受了。

廟

最近我們從西北歸來，一路之上看到不少的寺廟，引起了種種的感想。

寺廟的工程是相當浩大的，特別是建築在懸崖峭壁之間的幾個。在這裏，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，充份地獲得強有力的實據。當這許多寺廟修造的時代，中國根本還沒有工程師建築師一類的名目。然而，深涵力學和數學法則的「無梁殿」，「飛來閣」等等奇巧構造，却一一完成於不識之無的善男信女手中。

有幾個寺廟孤獨地站在高高的山崗上。一磚一瓦，一椽一椽，取自百里以外。甚至調土和泥用的水，也要汲自十里八里的坡坡之下。當時沒有現代種種運輸工具可利用，艱難困苦的情狀，可說是不可思議的。但是，通過了善男信女的信心，終於是畫棟彫翬，金碧輝煌。

我們每次走進一個寺廟，看看雄偉建築，體會到善男信女毅力，大家終不免要讚美。

一陣。夜來躺在小客店的炕上，重新回味揣摩一番，深覺中華民族有的是辦法。而對抗戰必勝和建國必成的道理，也就更增加了一重信念。

有一次我們的汽車纔發生故障，好得拋錨地方有古廟一所，免了露宿之苦。同伴中於是歌頌寺廟，索性提出「寺廟對抗戰之貢獻」問題來逼着大家討論。有人以為戰後我們受到寺廟的恩惠，着實不少。例如因為田賦徵實，壯丁訓練種種新政策的推行，一時需要大量的倉庫和營房。可是，我們不但沒有錢來造，就是有錢時間也來不及，幸而各處多有寺廟出來承乏，至今毫無問題。

靠近城市的寺廟，用處更大。門口掛上五六塊鎮公所，查驗所之類的招牌者，比比皆是。許多國民小學寄生於寺廟，辦學校而佔用寺廟已成爲習慣的法律。

討論的結果是一致公認我們列祖列宗的創造能力的確偉大，遺留給我們的產業實在豐盛之至，而寺廟一端尤爲豐厚。所以，我們這一代的同胞，不要光是享受祖宗餘蔭，不替下一代子孫有所創造。能有更偉大更有意義的創造，我們才不愧做下一代子孫的祖先，同時也對得起我們的列祖列宗。

圖
北
花
經

卷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

青作
年叢
寫書
西北花絮

著者

孟述祖

出版者

甘肅青年出版社

經售處

重慶保安路
重慶上海書店
新中國文化社

印刷者

地址：江北董家溪田家花園
重慶中心印書局
辦事處：飛來寺十二號

實價 元

夫子池新運模範區橫字一二三號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一四七三號